

# 多重焦点

徐烈炯

**提要** 本文研究同一个句子中能不能出现不止一个焦点。焦点有几类，一句话中可以有不同类的焦点。同一个成分可以兼作不同类的焦点。当几个成分作为同类的焦点时，它们或者配对成统一解释，或者并列成一个焦点。当句中有两个焦点敏感算子时，可以各自与一个焦点成分关联。

**关键词** 焦点；多重焦点

语言学界对其他语言中多重焦点有深入的探讨，可是文献很少提到汉语中的情况。郑良伟 (Cheng 1983: 86) 曾提出一条焦点化一致性原则 (principle of unified focalization): 如果同一句话中用上两种焦点表达方式，只能用于同一成分。这篇文章提到焦点标记“是”严格遵守这一原则。从其他语言来看，多重焦点的现象相当复杂。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汉语同一句话中究竟可以不可以出现一个以上的焦点？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把焦点的几种概念及其表达形式理清楚，接着要界定什么叫“同一句话”，然后才能探讨多重焦点的问题。

## 一 焦点的概念与表达

### 1.1 信息焦点

许多人把句子中反映新信息的部分称为焦点，把反映旧信息的部分称为预设 (presupposition)，这样定义的焦点称为信息焦点 (informational focus 或 information focus)，参见 Halliday (1967: 204)。新信息和旧信息的区别在问答句中表现得最清楚。

(1) 你想喝什么？

我想喝咖啡。

答句中的“咖啡”是问句中没有出现过的，反映新信息，是信息焦点。LaPolla (1995) 指出汉语尽可能把信息焦点放在句尾。句末是个线性分析概念，Cinque (1993) 用层次结构来分析，指出常规的焦点位置是递归方向内嵌最深的位置 (most deeply embedded position on the recursive side of branching)。他的分析也适用于汉语。汉语信息焦点可以重读，但并非一定要重读。

### 1.2 对比焦点

对比焦点 (contrastive focus) 与信息焦点属不同的语用概念。对比用于各种不同的情

况，例如：

- (2) 不是老李，而是老张明年退休。
- (3) 老李明年退休，老张明年也退休。
- (4) 老李明年不退休，老张明年退休。

对比焦点体现在一定范围内所作的选择，说以上这几句话时，说话者的头脑中有老张和老李两人组成的集合存在，而信息焦点的选择没有这样一个范围。对比焦点虽然有选择范围，并不一定非把对比的范围明确地说出来不可，例如可以说：

- (5) 是老张明年退休。
- (6) 明年退休的是老张。

说这两句话的典型环境是：说话者认为听话者有可能以为并不是老张明年退休，而是其他人，例如是老李和老王明年退休，但他并没有提到老李和老王。“是”字是汉语中用来表示对比焦点的典型标记。如果不用“是”字作标记，体现对比焦点的词语常常要重读。对比焦点具有穷尽和排他的特点，在一组事物中选择甲为对比焦点，就排除了乙，丙，丁……而信息焦点并不排斥其他。信息焦点是每句中必有的，对比焦点不是必有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没有新信息，但并非每句话都要作对比。信息焦点和对比焦点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却并非互不相容。有些词语可以既表达新信息，又起对比作用，例如：

- (7) 你要喝什么？  
我喝茶，不喝咖啡。

### 1.3 语义焦点

语义焦点(semantic focus)是真值条件语义学研究的对象，典型的例子有：

- (8) 只是/只有老张明年放假。
- (9) 老张只是明年放假。
- (10) 老张明年只是放假。

这类句子的特点是多了一个成分：“只是/只有”。真值条件语义学把这类成分称为焦点敏感算子(focus-sensitive operator, 参见 Partee 1991, 1999)。焦点敏感算子有很多种，在汉语中大多是些副词。它们的共同点是必须与句中某个成分有语义上的关联(association)，关联相当于汉语界说的语义指向。Gundel(1999)把与算子关联的成分称为语义焦点。例(8)、(9)、(10)中“只是/只有”与紧跟它的词语“老张”、“明年”和“放假”关联，“老张”，“明年”、“放假”分别是这三句的语义焦点。为什么叫语义焦点？句中有了焦点敏感算子会影响句子的真值。假如老李和老张明年都放学术假，那么(8)是假的，而(9)和(10)可以是真的。假如老张明年后年连放两年学术假，那么(9)是假的，而(8)和(10)可以是真的。如果句中没有焦点敏感算子，信息焦点的不同不会影响句子的真值。对于研究真值条件语义学的人来说，这种差别至关重要。他们一般只研究有焦点敏感算子的句子中的焦点。语义焦点也可以是一种对比焦点，因为它不仅可以与句内的敏感算子关联，而且可以与句外的词语对比。但是和其他对比焦点还是有所不同。

### 1.4 话题焦点

有人把下列句子中的“咖啡”，尤其是(12)中的“咖啡”，也看成一种焦点，参见 Ernst & Wang (1995)，Gasde (1997)。

(11)老张喝茶。他咖啡不喝。

(12)老张喝茶。咖啡他不喝。

这些其实是对比性话题，徐烈炯，刘丹青(1997)称为“话题焦点”。

有关焦点类型及其表现的详细论述，参见徐烈炯(2000)。

## 二 多重焦点的界定

### 2.1 复句中的多重焦点

我们要研究的是一个单句之内能不能出现一个以上的焦点。并列复合句两个分句中显然可以各有一个焦点。

(13)[他要了茶，][我要了咖啡。]

(14)[他是昨天听说的，][我是今天听说的。]

(15)[他只喝茶，][我只喝咖啡。]

(16)[那件事，你办糟了，][这件事，你又办糟了。]

以上四句都是并列结构：(13)两个分句中各有一个信息焦点；(14)两个分句中各有一个对比焦点；(15)两个分句中各有一个语义焦点；(16)两个分句中各有一个话题焦点。

主从复合句的主句和从句中也显然可以各有一个焦点。

(17)[我是昨天才听说[是老张退休了。]]

(18)[只有我才没听说[只有老张退休了。]]

(19)[我是昨天才听说[只有老张退休了。]]

例(17)主句和从句中各有一个对比焦点；(18)主句和从句中各有一个语义焦点；(19)主句中有一个对比焦点，从句中有一个语义焦点。

### 2.2 单句中不同类的焦点

单句中可以出现一个以上不同类别的焦点。同一句话中可以有一个信息焦点加上一个话题焦点。这种现象汉语中很普通，其他语言中也常见。例如，甲认为历届比赛中北京队总是输给上海队，1999年比赛中大概也会输，乙不同意甲的看法，他可以说：

(20)不，1999年北京队一定会打胜。

这个句子中“1999年”是话题焦点，与其他年份作比较。而“打胜”则是信息焦点。

形式语义学中讨论得比较多的是英语中一个句子中出现一个语义焦点再加上一个对比焦点的现象。典型的例句如下。

(21) Farmers who GROW rice often only EAT rice.

(22) a. John has only invited Mary.

b. No, PETER has only invited Mary.

例(21)引自 Rooth (1992)，“grow”和“eat”对比，“rice”与焦点敏感算子“only”关联，用国内汉语界的话说，“only”语义指向“rice”。(22)引自 Hajičová, Partee, Sgall (1998:156)，句中的“Mary”是语义焦点，与焦点敏感算子“only”关联。(22b)中“Peter”是对比焦点，与“John”对比，而“Mary”仍然是语义焦点。这种情况在形式语义学中称为“二次出现的焦点”(second occurrence of focus)，这一现象引起热烈争论，有大量文献记载。引起大家关注的是(22b)中的“Mary”虽是焦点却不重读。相当于(22)的汉

语句子是(23)。

(23)a. 小张只请小王。

b. 不, 是小李只请小王。

也是同一句话中既有一个语义焦点又有一个对比焦点。

### 2. 3 同一成分作兼类焦点

上文说过, 虽然有几种不同的焦点, 它们并不都互相排斥, 因此单句中同一个成分有可能充当不同的焦点。

(24)你买了什么?

(25)我只买了苹果。

例(25)中的“苹果”表达新信息, 是信息焦点。它又与焦点敏感算子“只”关联, 所以又是语义焦点。

到此为止还没有说到的是: 单句中两个不同的成分能不能用作同一类的话题, 我们将在以下三节中讨论。

## 三 配对成分作焦点

通常认为英语中每个句子必须有一个信息焦点, 而且只能有一个信息焦点。每个句子相应地必须有, 也只能有一个表示焦点的调核。Zubizarreta(1998:6)提到, 英语中有不止一个疑问词的多重疑问句, 但并不是每个疑问词引出一个信息焦点, 而是把疑问词都联到一起, 构成一个统一解释(a linked interpretation)。以下(26)是问句, (27)是回答, (28)是语义解释。

(26) Who bought what?

(27) Mary bought the newspaper, Peter bought the book...

(28) a. there is an (x), such that x bought y

b. the (x,y), such that x bought y = (Mary, the newspaper),(Peter, the book)...

汉语并没有一句一个调核这种音系限制, 可不可以有不止一个焦点呢? 我们来看看汉语多重疑问句。

(29)谁买了什么?

从表面上看, 说话者既问是谁, 又问是什么, 回答时两者都是新信息, 有没有两个信息焦点? 其实(29)涉及不止一个人, 不止一件物, 不应该以(30)回答:

(30)老张买了电脑。

而我们一般也不像下面一句那样用列举人和物来作回答:

(31)老张、老李、老王买了电脑、录音机和手提电话。

通常用(29)提问, 期待的不是(30)、(31)这类回答, 而是:

(32)老张买了电脑, 老李买了录音机, 老王买了手提电话。

问的是: 一组人 $[X_1, X_2, X_3 \dots]$ 和一组物 $[Y_1, Y_2, Y_3 \dots]$ 中X和Y如何联系和配对。所以不能把“老张”看作一个焦点, 把“电脑”看作另一个焦点。它们属于同一焦点, 也就是说焦点不是个体, 而是一对客体。当回答问题的人不能提供更精确的信息时, 他也许会用(30)这类句子来列举, 但这似乎不是用(29)提问的人所期待的回答。

语义焦点也有类似情况。(33)每个单句中时间和地点都配对,都与焦点敏感算子“总是”关联,组成一个语义焦点。

(33)老张总是星期一在学校教学,总是星期二在研究所办公。

如果删去(33)中的后半句,成为:

(34)老张总是星期一在学校教学。

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一般会理解为整个动词词组作为焦点,与焦点敏感算子“总是”关联。在一定的上下文条件下,焦点也可能只是“星期一”,或者只是“在学校”,或者只是“教学”。

#### 四 并列成分作焦点

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用(35)提问,可以用(36)回答,不一定用(37)回答:

(35)你什么时候在哪里见到了老张?

(36)我上星期在北京见到了老张。

(37)我上星期在北京见到了老张,这星期在上海又见到了他。

例(36)中“上星期”和“在北京”都是信息焦点,都可以重读。这里并没有把“上星期”和“在北京”配对,而是把两者当作并列成分。汉语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必用连词,如果用上连词也可以。

(38)我在上星期而且在北京见到了老张。

“上星期”和“在北京”仍可以看作同属一个焦点的并列成分。下面两句中焦点并列更加清楚,因为两个词语同类,都属时间状语或者都属地点状语,通常用连词连接:

(39)我星期一和星期三见到了老张。

(40)我在办公室和图书馆见到了老张。

现在我们在(36)中加上对比焦点标记“是”:

(41)我是上星期在北京见到了老张。

这句话在不同的上下文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比较容易想到的是以“上星期”为对比焦点,例如在以下情景下说:

(42)我是上星期在北京见到了老张,而不是在这个星期见到他的。

焦点也可以是不连续的两个成分“上星期……老张”,不连在一起的不会是并列成分作焦点,而一定是上一节所说的配对成分作焦点,在一定的情景下可以出现在以下句子里:

(43)我是上星期在北京见到了老张,这个星期才见到了老李。

如果是连续的两个成分“上星期在北京”作焦点,那可以是并列成分作焦点,相当于:

(44)我是在上星期而且是在北京见到了老张。

下面一个句子就不如(44)好:

(45)?是老张是昨天打了小李。

只有在很特殊的语境下才能勉强用,例如有人说老王前天打了小李,我们要指出打小李的不是老王,而且打的时间也不是昨天。这时我们会说:

(46)是老张而且是昨天打了小李。

一般说来主语和时间状语是不可以并列的,因此不大能说:

(47)? 老张而且昨天打了小李。

并非绝对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可以一下子问许多问题。公安人员在查案时也许会用(48)提问,被问到的人也许会用(49)回答。

(48)谁,什么时候,在哪里偷了什么东西?

(49)小张昨天下午在仓库里偷了电线。

列举是一种特殊的句式,有四个疑问词的(48)能说,只用两个疑问词的(50)反而不大能说。

(50)? 谁在什么时候偷了东西?

一般情况下用(50)提问只能把两个疑问词作为配对成分,而不是并列成分。假如提问者知道有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偷了东西,想问甲在什么时候偷的,乙在什么时候偷的,这时可以用(50)提问。

主语和状语之间通常是不用连词的,那么为什么加了连词的(46)反而比不加连词的(45)更自然?就是因为这样才体现说话人努力做到不违反一句一焦点的原则。这种努力当然是有限度的。下面这类话都不好说,因为无法加连词,也就无法把带标记的两个成分理解为并列焦点。

(51)\*是老张昨天是打了小王。

(52)\*是老张昨天打的是小王。

如果一定要把“老张”和“小王”都作为焦点,它们只能是配对成分:

(53)是老张昨天打了小王,然后老王打了小张。

总之,连续的两个成分同作焦点,那可能是并列,也可能是配对;而不连续的两个成分同作焦点,那不可能是并列,只可能是配对。

## 五 多重语义焦点

最后说一下语义焦点所特有的一种多重焦点现象。每一个语义焦点都与一个焦点敏感算子关联,如果一个句子里有两个敏感算子,就会出现两个焦点。这种多重算子现象包含多重聚焦词(multiple focalizer),在形式语义学中备受关注。以下(54)是 Jacobs (1991:5)的德语例子,翻译成英语是(55)。

(54) Sogar PETER kennt nur einen Roman von Goethe.

(55) Even PETER knows only a novel by Goethe.

说这两句话的环境是:大家只了解小说,而不了解诗歌,其中 Peter 对诗歌的了解比别人多些,而甚至连他也只知道歌德的一部小说。一个焦点敏感算子“sogar/even”与“Peter”关联;而另一个焦点敏感算子“nur/even”与“Roman/novel”关联。

译成汉语情况差不多,(56)、(57)也都有两个焦点敏感算子,各自与一个焦点成分关联。

(56)甚至彼得也只知道歌德的一部小说。

(57)有一次他甚至一整天只做了一道题目。

例(56)中“甚至”的焦点是“彼得”,“只”的焦点是“小说”。(57)中“甚至”的焦点是“一整天”或者“一整天只做了一道题目”;“只”的焦点是“一道题目”或者“做

了一道题目”。

如何确定哪个敏感算子与哪个词关联，是一个关键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是对各种形式化理论精确性的考验。Krifka (1991) 曾经以多重聚焦现象批评 Rooth (1992) 的选项语义学观点，指出根据选项语义学，焦点只能与就近的算子关联，无法处理以下这类句子。

- (58) a. Sue only introduced BILL to Frank.  
b. Sue also only introduced Bill to John.

例(58a)中算子“only”以“Bill”为焦点，(58b)中算子“only”仍以“Bill”为焦点，而这句中还有另一个算子“also”，以“John”为焦点。选项语义学不好解释为什么“John”可以与远处的算子“also”关联。为此，Wold (1996) 提出了一个新框架，不必移位，添加索引以便在原位约束。

本文对形式语义学的争论不作详细介绍，可参阅李宝伦、潘海华、徐烈炯 (2000)。这里要说的是汉语和英语有些不同。相当于(58a, b)的汉语句子是(59a, b)。

- (59) a. 小张只把小李介绍给小王。  
b. 小张也只把小李介绍给小赵。

但是(59b)与(59a)配不上，(59b)应该是(60)的下文。

- (60) 小陈只把小李介绍给小赵。

为什么？我们先假设这是因为汉语的“也”要与它前面的成分关联，所以下面两句才配得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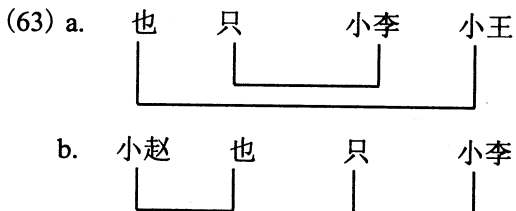
- (61) a. 小张给小王只介绍了小李。  
b. 小张给小赵也只介绍了小李。

这样“只”与它后面的成分“小李”关联，而“也”与它前面的成分“小赵”关联，各司其职。

但是“也”往前指的假设未必正确，可以说：

- (62) 小张介绍了小王，他也介绍了小赵。

这里“也”指向后面的“小赵”。那么(59b)为什么不如(61b)好呢？会不会因为后者是就近约束，前者是远距离约束？把约束关系画出图来表示如下：



如果真是如此，那是形式语法中常用到的抽象限制在汉语中起作用。是否果真是如此，有待于用更多的例子验证，本文不再往下探讨。

算子和焦点之间的关联作为一个语义概念，各种语言中都存在，而某一种语言中的某一个算子究竟与哪个成分关联，不仅有语义问题，也有句法问题，汉语和英语不一样。把形式语义学中研究的问题对着汉语语料看看，还大有文章可做。

## 参考文献

- 李宝伦、潘海华、徐烈炯 2002 对焦点敏感的结构及焦点的语义解释,《当代语言学》(即刊)。
- 徐烈炯 2000 焦点的不同概念及其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现代中国语研究》第3期。
- 徐烈炯、刘丹青 1997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教育出版社。
- Cheng, Robert L. 1983 Focus device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Studies in Chi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Universe and Scope: Presupposition and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ed. by Ting-chi Tang, Robert L. Cheng and Ying-che Li. 53-102. Taipei: Student Book Co.
- Cinque, Guglielmo. 1993 A null theory of phrase compound stress. *Linguistic Inquiry* 24:239-298.
- Ernst, Tom and Chengchi Wang. 1995 Object preposing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4:235-260.
- Gasde, Horst-Dieter. 1998 Topic, foci and sentence structure in Mandarin Chinese. *Sprachwissenschaft, 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51:43-94.
- Gundel, Jeanette K. 1999 Different kinds of focus. In *Focus: Linguistic, Cognitive, and 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s*, ed. by Peter Bosch and Rob van der Sandt. 293-3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jičová, Eva, Barbara H. Partee, and Petr Sgall. 1998 *Topic-Focus Articulation, Tripartite Structures, and Semantic Content*. Dordrecht: Kluwer.
- Halliday, Michael A.K. 1967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 in English.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 199-244.
- Jacobs, Joachim. 1984 *Fokus und Skalen. Zur Syntax und Semantik von Gradpartikeln in Deutschen*. Tübingen: Niemeyer.
- Krifka, Manfred. 1991 A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for multiple focus constructions. In *Proceedings of SALT I*, ed. by Steven Moore and Adan Zachary Wyn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1995 Pragmatic relations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 In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ed. by Pamela Downing and Michael Noonan. 297-32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artee, Barbara H. 1991 Topic, focus, and quantification. In *Proceedings from SALT 1*, ed. by Steven Moore and Adam Zachary Wyn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artee, Barbara H. 1999 Focus, quantification, and semantic-pragmatic issues. In *Focus: Linguistic, Cognitive, and 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s*, ed. by Peter Bosch and Rob van der Sandt. 187-2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oth, Mats. 1992 A theory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75-116.
- Wold, Dag. 1996 Long distance selective binding: the case of focus. In *Proceedings of SALT VI*. ed. by T. Galloway and J. Sp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Zubizarreta, Maria Luisa. 1998 *Prosody, Focus, and Word Order*. Cambridge: MIT Press.

(徐烈炯 香港城市大学)